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正宗卷十九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舉人臣朱錫彤

文章正宗卷十九

宋　真德秀　編

敘事

敘漢王築壇拜信

韓信傳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

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駡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名信拜之何曰王素熳無禮今拜大將如名小兒此乃信所以

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為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晉灼曰意烏恚怒聲也師古曰猝嗟暴猝嗟歎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

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師古曰姁姁和好貌也音許于反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刓忍不能予蘇林曰刓音刓角之刓刓與摶同手弄角訛不忍授也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東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刼於威彊服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

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歳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人惟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户知之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

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師古曰部分而署置之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

叙韓信破趙

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師古曰喋音牒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

糧士有饑色（師古曰言難繼也餽字與饋同）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師古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師古曰方軌謂併行也列行列也）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師古曰間路微路也）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願君留意臣之計必不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今韓

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我亦以罷矣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信使間人窺之知其不用師古曰間人微伺之也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師古曰舍息也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孟康曰傳令軍中使發也人持一赤幟師古曰幟旌旗之屬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萆音蔽依山自覆蔽也師古曰蔽隱於山間使敵不見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師古曰若汝也令其裨將傳餐服虔曰立駐傳餐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餐

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嘸然陽應曰諾孟康曰嘸音無不精明也劉德曰音撫師古曰劉音是也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棄鼓旗走水上軍師古曰走趣也音奏復疾戰趙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師古曰殊絕也謂決意必死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

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漢為皆已破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於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

敘留侯致四皓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刼良曰君常為上謀臣

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吕澤彊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師古曰顧念也四人謂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用里先生所謂商山四皓也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来来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吕后令吕

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
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
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
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
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迺使太子將
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為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
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曰終不
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

呂后乘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廼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為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上雖疾彊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彊為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呂后乘間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固不足遣廼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

房雖疾彊卧傅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為太傅良行少傅
事漢十二年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
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陽
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
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
前對各言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
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
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

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師古曰以目瞻之訖其出也名戚夫人指示曰師古曰視讀曰示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迺主矣師古曰迺故也戚夫人涕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師古曰若亦汝也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以就橫絶四海橫絶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師古曰繳弋射也其矢為矰歌數闋師古曰曲終為闋戚夫人歔欷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敘周勃戰功

高祖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師古曰與音房豫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師古曰殿之言填也謂鎮軍後以扞敵勃擊破章邯之殿兵也畧定魏地攻轅戚東緡以往至栗師古曰緡音昬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朐得單父令師古曰音善甫夜襲取臨濟攻壽張以前至卷破李由雍

邱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文頴曰勃士卒至者多也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師古曰多謂功多也後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襄賁令師古曰賁音肥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頴陽緱氏絶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師古曰賁音奔尸即尸鄉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攻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

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畤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為最也北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師古曰漆扶風縣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師古曰汧亦扶風縣音口肩反還下郿頻陽師古曰郿即岐州郿縣也頻陽在櫟陽東北郿音媚圍章邯廢丘破之西擊益已軍破之如淳曰章邯將也攻上邽師古曰邽音圭東守嶢關擊項籍攻曲遇最師古曰曲音邱禹反遇音顒還守敖倉追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陰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祖擊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

多師古曰當高祖所行之前賜爵列侯剖符世世不絶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户以將軍從高祖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孟康曰縣屬雲中也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大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硰石應劭曰硰音沙孟康曰地名也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狶屠馬邑所將卒斬狶將軍乘馬降師古曰姓乘馬名降也轉擊韓信陳狶趙利軍於樓煩破之

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圂師古曰圂者鴈門守之名音下頓反因轉攻得雲中守遬丞相箕肆將軍博師古曰遬古速字也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邱破之斬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師古曰即幽州薊縣也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也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師古曰姓施屠名渾都渾音胡昆反破綰軍上蘭後擊綰軍沮陽服虔曰沮音阻師古曰縣名屬上谷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

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師古曰最者凡也總言其攻戰克獲之數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别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師古曰木謂質樸彊音其兩反高帝以為可屬大事

敘樊噲戰功

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别擊西丞白水北師古曰西謂隴西郡西縣也白水水名經西縣東南流而過言擊西縣之丞於白水之北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從攻雍斄丞先登

擊章平軍好畤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為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壤東師古曰地名也卻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師古曰柳中即細柳地也灌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師古曰杜縣之樊鄉也今曰樊川從攻項籍屠煑棗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

人師古曰周殷

漢王即皇帝位以噲有功益食邑八百户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絶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户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臣瓚曰殘謂多所殺傷也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母

圍項籍陳大破之師古曰於陳縣圍之屠胡陵項籍死

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師古曰姓綦毋名卬也破豨別將胡人王黄軍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騎横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黄將軍大將一人大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綰反噲與相國擊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師古曰抵至也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三百户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户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人别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

將軍十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人

敘酈商戰功

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畧地六月餘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師古曰漢中旬水上之關也今在洵陽縣西定漢中沛公為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栒邑泥陽賜食邑武城六千户從擊

項籍軍與鍾離眛戰受梁相國印師古曰漢以梁相國印授之益食四千户從擊項羽二歲攻胡陵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卻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絶食邑涿郡五千户别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與絳侯等定代郡鴈門得代丞相程縦守相郭同師古曰守相謂將軍為相而居守者將軍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將太上皇衛一歲十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師古

曰謂攻其壁壘之前垣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封為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戸除前所食凡别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

敘灌嬰戰功

高祖為沛公畧地至雍邱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杜里疾鬭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孟康

曰攻戰速疾也師古曰疾急速也力彊力也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絶河津南破南陽守齮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力疾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師古曰杜縣之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

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邱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故秦將降為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迺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如淳曰傅音附猶言隨從者）嬰雖少然數力戰迺拜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

後絶其饟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左右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擊破柘公王武軍燕西師古曰柘縣名公者柘之令也王武其人姓名也燕亦縣名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竒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名射士為樓煩連尹一人蘇林曰楚官也擊王武别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此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

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華毋傷師古曰華音下化反及將吏四十有六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師古曰二縣名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假密師古曰留縣名公留令也攻龍且及留令於假密卒斬龍且師古曰嬰所將之卒也其下亦同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師古曰亞次也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師古曰長

亦如郡守也身虜騎將入攻傅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師古曰僮及取慮及徐三縣名也取音趨又音秋慮音廬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項羽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郯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他降留薛沛酇蕭相師古曰凡六縣攻苦譙師古曰二縣也復得亞將與漢王會頤鄉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户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將軍騎別追項籍至

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歴陽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師古曰吳郡長當時為吳郡長嬰破之於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即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户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絶食潁陰二千五百户從擊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别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將破胡騎將於武泉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

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硰石師古曰硰音千坐反至平城為胡所困從擊陳豨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師古曰卒謂所將之卒也特獨也各獨為將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縣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户布

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户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

叙叔孫通制禮儀

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宮新成也漢時尚以十月為正月故行朝歳之禮史家追書十月儀師古曰欲敘其下儀法先言儀如此也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師古曰志與幟同傳曰趨師古曰傳聲教入者皆令趨謂疾行為敬

也殿中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師古曰俠與挾同挾其兩旁每陛皆數百人也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師古曰鄉讀曰嚮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韋昭曰大行掌賓客之禮今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臚音廬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師古曰傳聲而唱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

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髙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

敘李陵與匈奴戰

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劒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于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

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汝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師古曰浚稽山名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廼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至西河遮鉤營之道張晏曰胡來要害道令博德遮

之走音奏師古曰

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師古曰鄣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脩築別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障蔽而伺敵也遮虜鄣名也

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師古曰抵歸也受降城本公孫敖所築休息也

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

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張晏曰天子疑陵教博德上書求至春乃俱西也

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名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為郎

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師古曰行並音胡剛反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如淳曰手對戰也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

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劒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鬬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絭共一臂也師古曰張說是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户

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户匈奴官名也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廼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黄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

延年為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師古曰徒但也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師古曰言放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壘音盧對反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

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氷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

敘衛青與匈奴戰

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畧漢千餘人其明年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師古曰言輕易漢軍故留而不去也曰謂漢軍不能輕入而久留也今大發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師古曰轉者謂運輜重也踵接也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

襄郎中令李廣為前將軍大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虜取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言坐廼悉遠北其輜重師古曰送輜重遠去令處北也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師古曰直讀曰值見單于兵陳而待師古曰為行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師古曰言日欲沒也而大風起沙礫擊

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古曰翼謂左右舒引其兵如鳥之翅翼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贏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贏者驢種馬子堅忍單于自乘善走贏而壯騎隨之也冒犯也昏漢匈奴相紛拏師古曰紛拏亂相持搏也殺傷大當師古曰各大相殺傷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如淳曰趙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得匈奴積粟

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

司馬子長自敘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耕牧河山之陽師古曰河之北山之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九疑舜墓在焉浮沅湘師古曰沅水出牂柯入江湘水出零陵二水皆入江北涉汶泗師古曰汶泗兩水名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師古曰鄒縣名也嶧山名也近曲阜地也於此行鄉射之禮

敘武帝微行 漢書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晉灼曰宮名在槐里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東南微行常用飲酎已師古曰酎酒新熟以祭宗廟也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如淳曰平陽侯曹壽尚帝姊時見尊寵故稱之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稻秔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

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乃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師古曰指謂天子之意也）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師古曰徼遮繞也循行視也戒備非常也）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師古曰共讀曰供）後迺私置更衣（師古曰為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師古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投宿諸宮（師古曰晝休更衣夜則别宿於諸宮）長

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師古曰倍陽即萯陽也其音同耳宮名在雩縣也於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迺使太中大夫吾邱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師古曰舉計其數而為薄籍也阿城本秦阿房宮也以其墻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内摠計其數也賈讀曰價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師古曰屬連也又詔中尉左右内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邱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東方朔在傍進諫云云上迺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

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

敘燕蓋上官之變

霍光與左將軍桀結昏相親光長女為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内安女後宫為倢伃師古曰鄂邑所食邑為蓋侯所尚故云蓋主也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驃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輙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内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

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名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師古曰右上也）及父子並為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師古曰椒房殿皇后居也）皇后親安女光迺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猶反也）繇是與光爭權（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宏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宏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

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師古曰謂摠閱試習武備也太官先置師古曰供食飲之具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為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楊敞也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師古曰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俟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桑宏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如淳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

彤畫之室也師古曰彤畫是也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名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師古曰令復著冠也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曰之往也廣明亭名也屬耳近耳也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文穎曰帝云將軍欲反不由一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也不須窮竟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

者上輒怒曰大将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師古曰屬委也敢有毁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迺謀令長公主音之欲反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宏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

敘霍光廢昌邑

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内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

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師古曰視讀曰示敞即楊敞也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滛亂光憂懑師古曰懑音滿又音悶字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知是於

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名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宫光曰昌邑王行昬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劒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

食也如令漢家絶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劒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其憂責也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内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温室中黄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

曰有皇太后詔毋内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遽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勑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自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名王王聞名意恐遽曰我安得罪而名我哉太后被珠襦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為襦形若今革襦矣師古曰晉說是也盛服坐武帳中侍

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師古曰陛戟謂執戟以衛陛下也羣臣以次上殿名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師古曰楊敞也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師古曰張子孺度遼將軍臣明友師古曰范明友前將軍臣增師古曰韓增後將軍臣充國師古曰趙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師古曰蔡誼宜春侯臣譚師古曰江訢子當塗侯臣聖師古曰姓魏也隨桃侯臣昌樂師古曰姓趙故蒼梧王趙光子杜侯臣屠耆堂師古曰故胡人太僕臣延年師古曰杜延年太常臣昌師古曰蒲侯蘇昌大司

農臣延年師古曰田延年宗正臣德師古曰劉向父少府臣樂成師古曰姓史也廷尉臣光師古曰李光也執金吾臣延壽師古曰李延壽大鴻臚臣賢師古曰韋賢左馮翊臣廣明師古曰田廣明右扶風臣德師古曰周德長信少府臣嘉師古曰不知姓典屬國臣武師古曰蘇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師古曰趙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師古曰不知姓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師古曰王遷臣畸師古曰宋畸臣吉師古曰景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師古曰並不知姓也臣夏侯勝李奇曰同官同名故以姓別也太中大夫臣德師古曰不知姓臣卬師古曰趙充國子也昧死言皇太

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一海内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為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畧女子載衣車内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内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

内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師古曰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也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黄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内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如淳曰下謂柩之入冢葬還不居喪位便處前殿也擊鐘磬召内泰一宗廟樂人輦道牟首臣瓚曰牟首池名也在上林苑中方在衰絰而輦游於池言無哀戚也師古曰召泰一樂人内之於輦道牟首而鼓吹歌舞也牟首瓚説是也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廚三大牢具祠閣室中如淳曰黄圖北出中門有長安廚故謂之廚城門閣室閣道之

有室者不知禱何淫祀也祀巳與從官飲啗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宫弄彘鬬虎名皇太后御小馬車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師古曰令且止讀奏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師古曰責王也悖乖也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師古曰免奴謂免放為良人者變易節上黄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劒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

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師古曰趣讀曰促關由也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為常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哀王也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

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晉灼曰雋姓舍名也下有臣虞舍故以姓別之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絶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

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皇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

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

敘霍氏禍敗之由

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内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師古曰女音汝）今大夫給事中他人一間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師古曰謂霍氏及御史家）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蹋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

師古曰告語也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師古曰自若猶言如故也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来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為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内成君代立為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師古

曰猶與不決也與讀曰豫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師古曰署者題其奏後也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師古曰未知其虛實廼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勲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為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蘇林曰特俱也又

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勲及光中女壻趙平為散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如淳曰縣官謂天子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師古曰外謂疏斥之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師古曰不自省有過耳宣見禹恨望深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

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史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服虔曰皆光奴視丞相亡如也師古曰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為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飢寒

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讐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彊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為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

雲禹山雲禹鷩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為天官師古曰曉星文者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内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猝猝匆遽之貌也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

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竟窮竟其事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弑許后事陛下雖寛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服虔曰光諸女自以於上官太后為姨母遇之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為讓師古曰總以此事責之也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

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鴞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為殿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讙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文頓曰宣帝外祖母也名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為上書獻城

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師古曰不許之會事發覺雲
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
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
數千家上迺下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
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為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
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
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逆欲
詿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服其辜朕甚悼之諸

為霍氏所詿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名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皆讐有功晉灼曰讐等也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封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

敘陳湯等誅郅支

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

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偈堅昆丁令（服虔曰呼偈小國名在匈奴北　師古曰偈起竭反令與零同）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

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絶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絶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師古曰單于庭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

為吉往必為國取侮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為可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畧民人敺畜産師古曰敺與驅同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

師古曰都賴郅支水名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迺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闔蘇然則闔蘇即奄蔡也歲遺者年常所猷遺之物遺弋季反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師古曰死尸也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戹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師古曰故為此言以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

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服虔曰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師古曰謂西域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以別於匈奴也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絶遠蠻夷無金城强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師古曰驅帥之令隨從也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

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劒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張晏曰西域陳法之名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校則别爲一部軍故稱校耳湯特新置此等諸校名以爲威聲也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别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領

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畧大昆彌千餘人敺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師古曰重謂輜重也音直用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畧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師古曰勿抄掠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師古曰間謂密呼也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

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師古曰母之弟即謂舅者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来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阸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来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来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何單

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来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師古曰傅讀曰敷敷布也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人被甲乘城師古曰乘謂登之備守也又出百餘騎往来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鬭来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行反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

皆薄城下師古曰薄迫也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為後卬射城中樓上人師古曰卬讀曰仰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師古曰之往也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

下騎傳戰大內（師古曰下騎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大內單于之內室也言且戰且行而入內室）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師古曰乘登也呼火故反次下亦同）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師古曰畀予也各以與所

得人必寐反昇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之兵共圍郅支王者也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彊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

下宜縣頭稾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

敘漢家廟祀之數

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百六十七所宗廟之數也而京師自高祖

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師古曰悼皇考者宣帝之父即史皇孫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如淳曰黄圖髙廟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師古曰如說非也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處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路寢矣便殿者寢側之别殿耳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晋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秋貙婁又嘗粢八月先夕饋飱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此十一十二為二十五祠師古曰晉說是也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

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

敘元帝京房問對

是時中書令石顯顓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甞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

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靁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歟上曰然幸其瘉

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

敘西南夷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師古曰地有滇池因為名也滇音顛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

大師古曰今之邛州本其地此皆椎結師古曰結讀曰髻髻如椎之形也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師古曰葉榆澤名因以立號後為縣屬益州郡名為嶲昆明師古曰嶲即今之嶲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即今之南寧州諸爨所居是其地也嶲音髓編髮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嶲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莋都最大師古曰徙及莋都二國也徙後為徙縣屬蜀郡莋都後為沈黎郡徙音斯莋音村各反自莋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師古曰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駹音龎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

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

敘武帝通西南夷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粤東粤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粤南粤食蒙蜀枸醬晉灼曰枸音矩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師古曰道由也由此而來師古曰子形如桑椹耳食讀曰飤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師古曰番音普安反禺音隅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粤以財物役屬夜

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迺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絶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師古曰食糧及衣重也從巴莋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師古曰多同侯名厚賜諭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

有也迺且聽蒙約還報迺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饟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餧離暑溼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上患之使公孫宏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宏為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宏等因言西南夷為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

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就（師古曰令自保守且脩成其郡縣）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師古曰即天竺也亦曰捐篤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迺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間出西南夷（師古曰求間隙而出也）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迺留為求道（師古曰當羌滇王名）四歲餘皆閉昆

明莫能通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師古曰與猶如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粤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師古曰恐發兵與漢行後其國空虛而旁國來寇鈔取其老弱也且音子俞反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迺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粤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師古曰言因軍行而便誅之也斬首數萬遂平南

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粤南粤已滅還誅反者師古曰謂軍還而誅且蘭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粤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筰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為粤巂郡筰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使王然于以粤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師古曰風讀曰諷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師古曰杖猶倚也相依倚為援而不聽滇王入朝也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

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西夷滇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

敘武帝討南粵

建元四年他孫胡為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倶為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

天子多南粤義師古曰多猶重也守職約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粤兵未隃領閩粤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粤王胡頓首曰天子迺興兵誅閩粤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粤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見師古曰怵誘也不可被誘怵以好語而入漢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朝也

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曰文王嬰齊嗣立即藏其先武帝文帝璽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樛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内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為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甞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

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勸王及幸臣求内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内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内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諸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資為入朝具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為長吏

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晉灼曰秦王即下趙光也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粵内屬國之利也而君相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嘉見耳目非

是師古曰異於常也即趨出太后怒欲鏦嘉以矛師古曰鏦謂𢭏刺之也音窻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自衛也弟兵即上所云弟將卒居外者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迺陰謀作亂王素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之罪使者怯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參曰以好往數人足以武往二千人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郟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粤

又有王應獨相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粤境呂嘉廼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專欲内屬盡持先王寳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奴自脫一時利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之意廼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粤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

後粵直開道給衣師古曰縱之令深入然後誅滅之未至番禺四十里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至塞上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樛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譏臣不討賊者春秋之義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

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粤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師古曰從粤來歸義而漢封之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陿破石門得粤船粟因推而前挫粤鋒以粤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迺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

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師古曰莫讀曰暮也伏波迺為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敺而入伏波營中遲旦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攻其校司馬蘇宏得建德為海常侯粵郎都稽得嘉為臨蔡侯蒼梧王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為隨桃侯及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為安道侯粵將畢取以軍降為膫侯粵桂林監居翁諭告甌

駱四十餘萬口降為湘城侯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
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粤已平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
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

文章正宗卷十九